

施蛰存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施蛰存
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于润琦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446-4

I. 施…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3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1.75印张 290千字 3插页

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定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施蛰存



施蛰存作品书影

内 容 简 介

施蛰存，浙江杭州人，原名施德普。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收入其小说包括成名作《上元灯》等20余篇，散文10余篇。早期作品多怀旧抒情气息，艺术上颇具特色。最能体现其心理小说特点的作品是《梅雨之夕》，将男主角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极为细腻而有层次。30年代后期的作品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保留了心理分析小说的长处，同时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其作品除小说、散文外，译作甚丰。



施蛰存(1905—)

本书编者 于润琦

第二批20部书目

孙 翠	吴组缜
周作人	姚雪垠
丰子恺	吴祖光
田 汉	庐 隐
端木蕻良	朱 湘
周 文	施蛰存
丘东平	李辉英
张资平	卞之琳
穆时英	台静农
秦瘦鸥	舒 群

责任编辑 赵学静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作室

美术工作室
BP.68287798-8408



目 录

小 说

扇子	3
上元灯	13
周夫人	20
鸠摩罗什	28
将军底头	53
石秀	84
梅雨之夕	121
在巴黎大戏院	133
魔道	144
李师师	161
薄暮的舞女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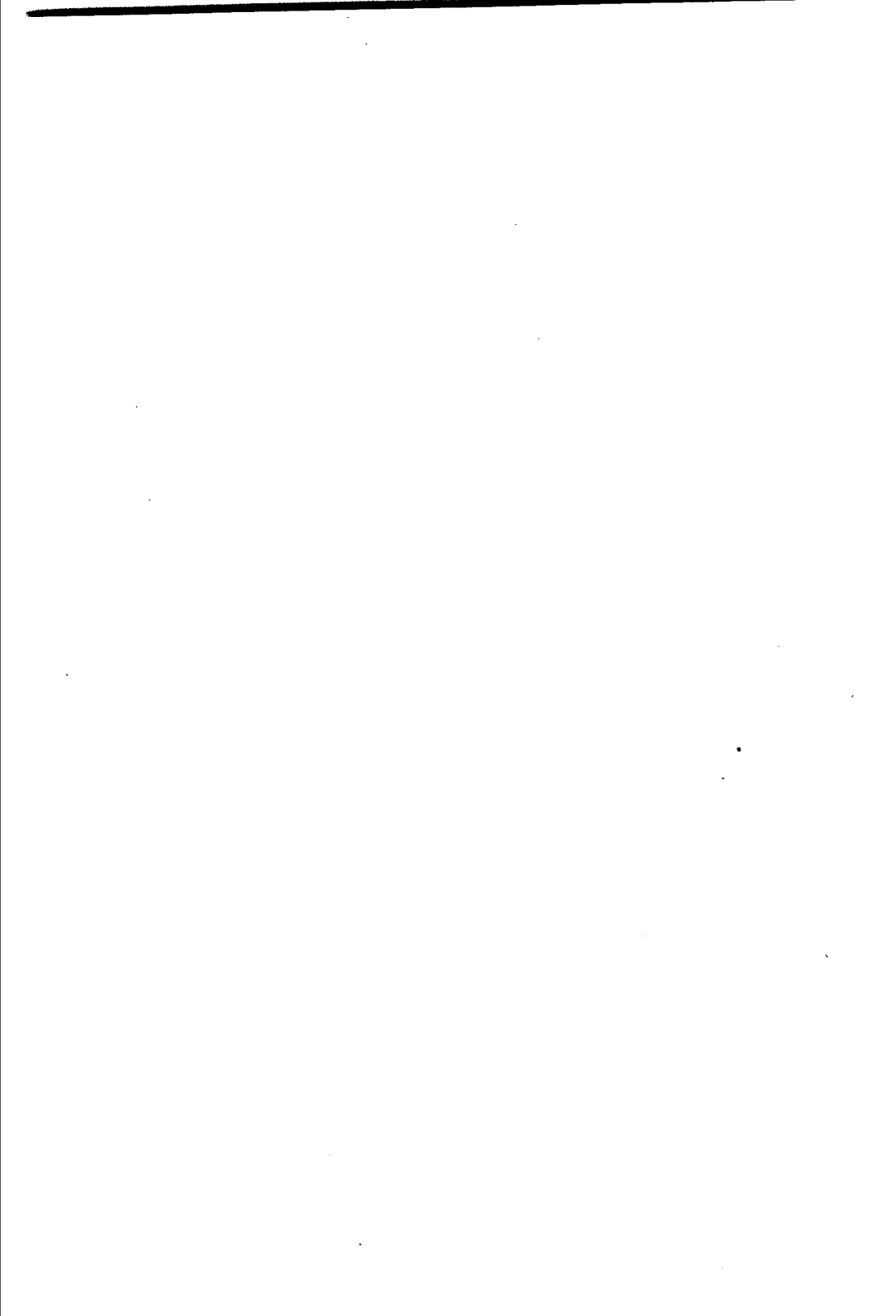
夜叉	181
狮子座流星	194
雾	205
残秋的下弦月	217
妻之生辰	224
春阳	229
特吕姑娘	238
名片	247
塔的灵应	258
黄心大师	272

散 文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295
书相国寺摄景后甲	302
书相国寺摄景后乙	305
雨的滋味	308
鸦	323
画师洪野	328
渡头闲想	332
赞病	335
跑警报	338
米	342
山城	345
栗和柿	348
怀念云南大学	352

文学之贫困	355
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	360
施蛰存小传	366
施蛰存主要著作书目	368

小 说



扇 子

天气热起来了，男的、女的的手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将穿敞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了身之后，我也想起：这时令是可以带了扇子出门了。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望海潮》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中秋以后，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配上一页白扇面，也得要半块钱呢。如果去年的旧物，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何必再去买新的呢。

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的笔尖，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此外，还有几付残破的扇骨，一个陈曼生的细砚，倒是精致的文房具。再底下，唉，这个东西还存在吗！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

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

现在，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

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的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雀羽的扇子了。团扇,当然是过了时,市面上早已没有了这一注货色,年纪轻的后生,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团扇的姿态了。

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一种扇子的过时,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觉得惆怅,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是于我有些瓜葛的。

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

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先一夜,父亲说:“阿宁,明天又要读书去了。”

我说:“哪里去读书?”

父亲说:“附属小学。就在师范学堂对面,放了夜学你还好看我呢。我已经去和学校里的先生说好了,原旧是三年级……”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省得每天来来去去的走。”

母亲笑笑,没有加以可否。我心里也木然,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在我是都愿意的。

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我痴想着: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学校园里环绕着我,笑着我的家乡话。

过了一会,母亲笑着说:“阿宁,为什么发着呆,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所以不高兴着么?”

我一声也不响,呆想着。年老的唐妈在旁边,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懒学精,称称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说：“谁想懒学呀，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呀，况且，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叫我怎么好呢。”

父亲就说：“有什么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随他们好了，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如果说没有人认得，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我带你去认识认识，搭个小朋友，以后也好一同作伴儿早出晚归，便当些。”

这样，于是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金树珍。惜官的名字是树玉，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

在能说苏州话之前，很奇怪地，对了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而且说得很多，很琐屑。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西湖怎样好——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还是很荒寒的，而我也只跟了父亲，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父亲有怎样几本有好看的图画的书。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不时地微笑着，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象着那样的脸红。

到我能够自由地说苏州话，我和她，当然还和她的弟弟，已经因为同级同学，邻居，两重关系而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后来不愿意住到父亲学堂里去，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但那时却并没意识地觉察到这种心绪，只说是为了要陪伴母亲。

一年一年地，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地掠过了。我在学堂里，除了他们姊弟之外，不曾有过第三个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的小床上去的夜间和吃饭的时间之外，不曾有过和他们俩分离的时候。于是到了第五年了。我们是在高等第四级。

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现在我还能够想念起她吗？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

那时候的学制，两级的小学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学堂却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级是两级小学的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觉得心里不宁静，

为的是暑假毕业后，如果我依照着父亲的主意，升学进草桥中学或师范学堂，而她依照着她的父亲的主意，辍学家居，便失去了许多亲近的机会。那一种心绪，虽然还不曾懂得就是现在所谓恋爱的苦闷，但却时常感觉到有一个空虚的生涯将要来了似的烦乱。

于是，显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败了。

我素来是个好胜的人，但那时候并不觉得是羞耻。我甚至还希望她和我一样的对于功课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级一年，也是愿意的。呀，那时候的心情，便是留级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继续地和我同学下去，也都是高兴的。一年一度地读着同样的书本，只要有着她在课室里，也就好似诵读着新的书了。

但是，她说留级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连毕业考试也失败了，在她毕业之后，她将不再和我继续做朋友，也不许我到她家里去，就是托名去看她的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赶我出大门的，因为她看轻不用功的人。

我的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来是因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

于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布出来。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灯下整理功课了。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几个清朗的晚间，她和她的弟弟常在晚饭之后差了他们的阿翠过来叫我带了书本去和他们一同温理，而我便一定会得由唐妈管领着在月光下穿过清静的街走进她家的广漆墙门去。

一夜，月亮光地，好像是五月望日的前后，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因为距离大考只有三四夜了，攒集着童稚的头在灯光下温习那最觉得艰难的理科书，不知不觉地夜已很深了。

收拾了书本，将要喊在厢房里和她家的女仆们说闲话的唐妈的时候，一点亮绿的萤火悠然地从窗外的帘隙间穿过，在空中摇荡了一会，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檐。